

78-11
CONSPIRACY
AGAINST PEACE

反和平的陰謀

譯合園耕劉 雲車霍 著克 派

行發社版公代第15

反和平的陰謀

譯合 園耕劉 漢車霍 著克 派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PALPH PARKBR
CONSPIRACY AGAINST PEACE

1950. 12. 10.

反和平的陰謀

原著者 英國派 克

譯者 霍車溪 劉耕國

發行人 金長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內北新華街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二九弄六號

香港德輔道中22號大華行三樓

印刷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和內北新華街六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基本定價 九・〇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初版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日再版

11001-14000(滬)

評「反和平的陰謀」——一位英國記者底筆錄

塞爾捷也瓦

英國戰後的外交政策是如此的反民族與反人民和國家的切身利益，使得想探視一下製造這種政策的外交廚房的英國人，都因為那種臭氣而作嘔不止。在莫斯科剛出版的英國記者R·派克底筆錄更能證明此點。

派克自一九三四年起，便代表英國報紙駐在東南歐，並且自從一九四一年起作了八年「泰晤士報」與其他英美報紙駐莫斯科的記者。他的著作中沒有包含什麼秘密外交文件，或者對什麼英國外交活動新的駭人聽聞的揭發。但是他底筆錄本身便是一個重要的文件。

派克可以說是有機會從內部來觀察英國的外交（與美國外交，因為它們是分不開的）。他熟悉英美外交的秘密工作。而當這位出身和所受教育都是屬於英國統治階級的英國記者在告訴他所知道的一切時，他一定為愛國的熱情所激動，並認識到大權在握的壟斷資本家底代理人所引向的道路是多麼危險。

派克的筆錄不能算是近十年歐洲歷史的分析和詳盡的記載。但是作者有一支銳利的筆，和一個職業記者的觀察力。他底報導其實就是對歷史事件的非常流暢有力的評論。作為一個從倫敦和華盛頓官方代表處得到消息的記者，他以活潑生動的筆調描繪了英國近十年外交政策的趨勢。這種政策的本質，歸納在這筆錄底名稱上：「反和平的陰謀」。

這也表明了這筆錄問世的緣故：派克願意把他對這種陰謀的見聞公諸於世。

派克在前言中寫道：「大西洋公約及英美帝國主義者底侵略意圖的其他表現是出於故意製造的神話——關於蘇聯侵略危險的神話。身為新聞記者，曾在蘇聯住八年左右，我認爲應向我自己的國家盡責，就自己觀察所得，來反駁戰爭販子底惡意造謠。」

「英國人民應該瞭解他們中間那些正在出賣他們底利益與和平事業的人們的眞象。

「我經過長期艱辛的體驗才瞭解了這種眞象。我是在中產階級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對於生活底冷酷的現實極爲無知，爲了明白眞理，我必須經歷切身的體驗過程。五年來，作着歐洲英國報紙的記者工作，在此期間，英國外交政策的發展歷歷在目，而我親眼看見它一年一年地愈加反動。我認爲那種政策底制定與執行是反對我國同胞大多數人底利益的，並且這種政策把他們從慕尼黑黑的投降引導到大西洋公約。」（見本書第七—八頁）

派克是英國慕尼黑份子把捷克出賣給希特勒時駐布拉格的記者。他目睹這件事情。當然對於他也是等到戰後許多英國官方文件公開了，證實了英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兩面性以後才明白這件事情的。但是即使在當時，反對和平的陰謀的潛在動機已經很明顯了。

「綏靖政策的幕後却是金融資本家急於要和希特勒達成協定的陰謀，以便他們不僅保存住而且進而擴展他們在德國企業中的大量投資。」（見本書第二九頁）

在這裡英美資本家是絞在一起的，他們都要希特勒向東擴張。他們打算在納粹匪幫

佔領烏克蘭與高加索之後，需要資金去剝削那些地方的時候，便資助他們。

我們看到了德國佔布拉格後初期的情況。英國外交人員們和希特勒匪徒共同合作。他們不爲納粹的暴行所驚恐，對於克拉諾的工人所受的殘酷待遇也絲毫沒有感到不安。英國政府繼續和德國秘密談判，如何「使蘇聯屈服」。

我們又看到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另一首都，貝爾格萊德。南斯拉夫那時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大批秘密間諜加緊活動的舞台。外國記者把「其他更能牟利的事業」——從販賣武器到間諜工作——與新聞工作結合在一起了。新聞記者都忙着給招募去作間諜工作。這是人所共知的。記者們是非常清楚的，英國的巴爾幹政策和他的秘密活動只不過是部份地對付德國而已。

派克寫道：「在我們當時住在貝爾格萊德的許多英國人看來，那是非常明顯的，英國諜報機關所關心的事情主要的是如何覓取可靠的政治盟友，爲的是萬一將來英國在巴爾幹半島沿岸登陸的時候，可以依靠這些人守住橋頭陣地。」（見本書第五四頁）

另一個目的是阻礙真正反法西斯者爲解放其本國免受外來侵略而進行鬥爭。當時英國間諜已經——

「主要從事於在戰時被稱爲「反法西斯份子」和「民族英雄」的那些可能變節的叛徒中搜集密探。」（見本書第五一頁）

這些間諜的作用在今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在南斯拉夫掌握政權的廢化集團想同時向希特勒匪幫和英帝國主義者獻媚。兩者都在南斯拉夫自由地爲所欲爲。我們今天可看見貝爾格萊德同樣還是一個間諜和密探的活動中心。派克在一九三九年對南斯拉夫的觀察完全適用於一九四九年的南斯拉夫：

『任何一個國家，假若它的領導者是賣國賊，對於外國的干涉姑息而有餘，那麼這個國家，無論獨立傳統如何悠久也難逃此命運。』（見本書第五四頁）

布拉格和貝爾格萊德只是個開端而已，派克到後來才完全明白了這反和平的陰謀。在蘇聯居住期間，他有機會密切地觀察英美外交活動，他才澈底明白那是反和平、反人民利益的外交活動。在這裡他第一次看見了許多前所未見的事物。他筆錄中一段簡短的自傳絕非偶然寫入的。讀者可以知道他出身於中等階級，他在英國中等階級的學校受過教育，他描述那些學校是『培養種族歧視以及對工人階級輕蔑的溫床』，在那裡『關於蘇聯的消息，一樁樁、一件件的都加以可恥的歪曲來灌輸對蘇維埃國家的憎恨』。

在這些學校中，學生們給限定去響應保衛「基督神聖」及「歐洲傳統」的呼喊，同時還要憎恨一切真正民主的、新的和進步的事物。

『當我登陸的時候，我對蘇聯並沒有虛偽的崇拜。我願正直不苟地看看它。有些人對我說過這個國家本身就體現着一切進步人類的希望，另外一些人對我却說那是崇拜罪惡的地方，我要看她個究竟。』（見本書第六四頁）

派克看見了處於最悲慘境遇時的蘇聯，當她陷入殘酷的反法西斯戰爭的血泊之中的

時候。他也看見了她在勝利日的狂歡，他看見了蘇聯人民在和平時期的創造性與建設性的勞動。他看見了他們的勇敢、堅毅，他明白了那個鼓舞他們的偉大理想，給予人類和平與幸福的前途的理想。派克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是和蘇聯人民站在一起的，他要寫出蘇聯的眞象。但是英國統治者對他所要求的却是與此大不相同的，即使在戰時，當他們僞善地自稱和蘇聯友好時也是如此。

外國讀者對派克關於蘇聯生活的觀察會感到興趣，蘇聯人民對於他關於英國在蘇聯外交活動的揭露則會更感興趣。

派克一步步地看到這種活動具有強烈的惡意和對蘇聯的盲目敵視。他看見了英美外交家和他們在其他大使館的隨從們對蘇聯人民的高傲的輕蔑。他看見了他們不明白也不打算明白蘇聯人民的性格，他們低估了蘇維埃國家的力量。

這位英國記者的這些觀察，幫助了讀者了解目前英美外交政策遭受多少次失敗的原因，其先天的缺點是狹隘的階級偏見，反動的盲目性，驚人的偏狹世界觀，對廣大人民的極度輕視和頑固否認各民族爭取自由獨立的合法願望。

英美統治階級曾經盼望戰爭終了，蘇聯精疲力竭，被迫屈服的時候，便會開放門戶歡迎外國的資本，捨棄社會主義的成就了。這種盼望使英美駐莫斯科的外交人員，更經常地僞造一些最可笑最毒惡的言論，把這些言論送給他們的政府和發給報紙，以便欺騙民衆。在戰爭時期，他們造出惡意而愚蠢的故事，說蘇維埃國家在放棄共產主義了，戰

後他們又造謠說蘇聯已經軟弱無力，不然就反過來說蘇聯是個有侵略性的國家。

這種反蘇專家們偽造出來的肆無忌憚的謾謗由大使館散佈到新聞記者手中，再由他們而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上充滿了這些東西。

派克追記在莫斯科外長會議時，英國大使館如何蒙養被認為可以使美國人了解討論德國問題經過情形的訪問記者們，英國報紙長駐莫斯科的記者則受到冷淡的待遇，他們顯然不被信任，英國外交部人員隨身帶着可靠的「外交記者」到莫斯科，記者們把這些人稱為「馴服的海豹」，或是「臥室的侍者」。這些「馴服的海豹」接受指示製造英國輿論，使它與美國政府與德國的帝國主義路線一致，與他們對波茨坦協定的破壞，和他們反和平的陰謀等一致。外交記者每晚都聚集在英國代表團官方發言人的旅館房間裏。這種集會漸漸被叫做「命令要點」，這本是對在轟炸飛行員出發前指示機要的軍事術語的稱呼，在每一次「命令要點」給予以後，這些記者便用另一批偽造的消息和反蘇譏諷投向英國人民。

英國大使館給我們預備好了一大批對蘇聯生活各方面——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的歪曲報告。美國大使館也對美國記者發給同樣的報告。根據這種早已做好的大使館的報告摘要，華德·威爾斯和其他記者便寫出他們的偽觀察和偽印象記了。派克說在莫斯科美國新聞記者主要的是從事把這些大使館報告抄在他們底筆記本上。這些報告多半是荒誕的捏造：假造的統計、想像的故事、空洞的談話，都是他們製造的。一個記者根

據他聲稱由一個叫米莎的俄國女孩子聽來的話，做了一篇胡說的文章。

派克寫了英國在莫斯科的外交官的生活與風度。他給英國大使館繪出肖像。麥爾爵士是以奴顏婢膝著名的，他向美國戰爭販子的最有力的代理人之一柯南叩了頭。皮德遜爵士是一個冷靜的老牌外交家，被幣制改革弄得恐慌失措，這種改革結束了許多高級外交官的貨幣投機事業。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駐莫斯科的英國公使羅伯資，現任印度的助理高級專員，他孜孜不倦地收集反蘇謠言和譏諷。這位外交官利用每一個機會灌輸對蘇聯戰爭不可避免的觀念。羅伯資的後繼者哈里遜也追隨同一路綫，這種路線導源於美國大使館。

早在戰爭時期，派克就看到了許多不同國家的外交家，團聚在一起不是共同反對希特勒主義，却是共同反對蘇聯。反蘇外交集團甚至於有一個由各大使館間諜收集的有關蘇聯情報的「聯營組合」。英美在莫斯科大使館的全部活動就是間諜工作。英國最富有經驗的間諜之一喬治·希爾在戰時被任駐莫斯科高級外交人員不是沒有目的的。希爾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在俄國的間諜，也就是無恥地命名為「大陸偵探」一書的作者，在這書裏他鼓吹那種反對蘇聯的間諜和破壞工作。

當蘇軍正與希特勒匪幫作戰，援救了英倫三島免受法西斯奴役的時候，英國外交人員却在莫斯科建立一個反蘇的破壞陣線。在他們週圍集合了波蘭的反動派，這些人那時候並不掩飾他們對蘇聯的敵對態度，並且給英國大使館收集諜報資料。他們夢想着戰後

在波蘭奪取政權，煽動反對開闢第二戰場，要西方國家的軍隊自南方攻入，而經巴爾幹首先進入波蘭。他們希冀着組織統治巴爾幹的波蘭捷克聯盟。派克說，聲名狼藉的英國間諜羅克哈特和邱吉爾的私人侍從副官卡查勒會積極地參與這一事件的準備工作，後者的家族從前在沙俄有大宗經濟利益。

但是給與「倫敦波蘭人」和他們對蘇聯與波蘭民族的陰謀舉動的支持，不過是英大使館反蘇活動的一項而已。派克把這些事件詳細說明的原故，根據他的意見，是爲了明顯地指出蘇聯人民與希特勒德國進行緊張與英勇的鬥爭時英國統治階級的毒惡的陰謀。對於研究英美戰後政策的人，這種反和平的陰謀是更加明顯的。華盛頓是這種政策的中心。英國外交毫無問題地只是成了美國外交的應聲虫而已。

派克談到英國在莫斯科的外交人員向他們的美國同僚叩頭的可悲。英法大使館是從屬於美大使館的。

『從一九四四年以來，對蘇聯政府的每一個外交行動，實際上三個大使館總是由美國來領導配合進行的。』（見本書第一八五頁）

美國外交人員在外交團中，開始佔有領導地位。他們選出了其中最恣肆的反蘇陰謀專家，像柯南那樣的人，關於這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死敵已經寫了很多。但派克又給加添了幾筆。高傲、無知而又目中無人的這位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化身，柯南輕蔑地宣稱，歐洲大陸——『爲一些處於虐政下毫無精神的人們所居住着，他們在精神上與

體力上都是疲憊不堪的，極需要美國中等階級來統治。」（見本書第一八一頁）

在他的愚蠢的自信中，他相信蘇聯人民在勝利的時候一定會「精疲力竭」了。甚至早在砲火未停以前，這個魔鬼就談起了新戰爭。

莫斯科的勝利日，滿街是狂歡的群眾。馬珂瓦雅大街上的美國大使館的窗戶表示憤怒不贊成地緊閉着。大使館參贊柯南，握有秘密反蘇外交樞紐的人物，站在一個窗簾後邊向街上偷看。派克聽見他冷酷地喃喃說道：

「他們正在高興哩……他們以為戰爭過去了，可是戰爭才正開始哩！」（見本書第三頁）

柯南和他的幫兇所發動的戰爭就是「冷戰」，是燕尾服與匕首的卑惡的戰爭，是中傷、挑撥、詭計的戰爭。

外交團的霉爛的氣氛，還有他們的反蘇陰謀，貪婪、酒會並沒有因為英國工黨的上台而有所改變。不顧競選時的諾言，工黨政府正在執行邱吉爾的反蘇政策。英國外交廚房的廚子毫無更動。

英國外交部還是由當年鼓吹對納粹侵略者採取綏靖手段的人把持着，像柯克派脫里克爵士和威廉·史特朗這類人。英國外交部的活動的唯一新特徵，是爲了在別國擴大間諜網而創立的許多新部門和種種諜報機關。對於蘇聯和新民主國家，英國外交部主要的任務，用派克的話說：「就是集中於如何組織一個可靠諜報機關的問題」。

現在有另一件事使貝文的外交部特別重視，這就是在英國和其他國家裏通過報紙與無線電的宣傳工作。因為艾德禮——貝文的外交政策是一個反人民的政策，所以它需要一個欺騙人民和隱瞞或歪曲事實真象的强有力的宣傳機器。供給這個機器以必要的資料是新諜報組織的任務。

英國外交部正努力在蘇聯人民和對蘇聯感到深厚興趣的英國人民之間築起一道鴻溝。不但沒有做出什麼滿足這一興趣的事，相反的，外交部所指揮的宣傳機器正向人民灌輸由陰險的記者、形形色色的流氓無賴、賣國賊、叛徒們所捏造的汗牛充棟的誹謗言論。目的是在破壞蘇聯在英國人民之間的威望，激起對蘇聯的猜忌和不信任，因為蘇聯的和平政策對於戰爭販子的計劃是一個障礙，並且使他們反和平的陰謀陷於失敗。

派克發表筆錄目的是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戰爭販子們反對和平的陰謀。

派克所以決心發表他的筆錄，是爲了使全世界的人民看見正在出賣和平並驅使各國走向另一次戰爭去的人們的反和平政策。他底筆錄對於英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正如最近另一位英國記者，前「英國同盟者」報的編者約翰斯頓所做的暴露。派克的筆錄在某種意義上是一件具有普遍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揭露了英美戰爭販子卑賤下流的陰謀。（「新時代」第四十三期）

目 錄

譯者底話	一
評「反和平的陰謀」——一位英國記者底筆錄	一
前言	一
第一章 早年	八
第二章 慕尼黑陰謀	一四
第三章 淪陷的布拉格	二四
第四章 巴爾幹的秘密外交	三四
第五章 蘇聯紀行	四五
第六章 戰時蘇聯	五七
第七章 人民樹立了他們的里程碑	八一
第八章 德國往何處去？	一〇〇
第九章 大使館幕後	一二八
第十章 爭取和平——反對戰爭	一六七

前言

歐洲勝利日那天，晴朗無雲的天空籠罩着莫斯科。人們成羣地穿過耀眼的陽光照射着的地段和克里姆林宮塔的長影，奔向市中心區，擠滿了紅場。他們湧入跑馬場，湧入亞歷山大公園，那裏淡淡的落日餘暉的光綫，顫巍巍地穿過鮮嫩的綠葉。人羣一直散佈到高爾基街，潮水般湧入蘇維埃首都的各個廣場和街道裡。

五月的那一天，慶祝勝利的齊鳴禮砲響過後，我站在紅場中，感到彷彿是站在大暴風雨後平靜下去了的遼闊的大海邊上。千百萬人會期待着這個時刻的到來。峻峭的倫巴支海岸上默默的守衛者們，戰後憩息於野風信子花、翹搖花和石竹花——俄羅斯草原底一切無名野花中的戰士們，被孤寂與艱苦的工作折磨得憔悴了的婦女們，極度渴望換下粗糙的制服、穿上輕艷春裝的結着小辮子的少女們，渴望重溫故鄉的農民們——所有這些千百萬的人民，都會夢想過在勝利的時刻降臨全國的那種和平勞動。

「我們勝利了」——這句話在廣大的蘇維埃國土上到處同聲迴響着。這句話在勝利的時刻並不是空洞的誇口，而是參加了戰鬥認為他們底事業是正義的那些人們底心聲。挨盡了多少痛苦的日子，經歷了多少艱險，冒險掃除了多少條山谷、小徑的地雷炸彈，多少次護航隊在彈雨的轟炸下駛行，從戰爭開始到最後結束的期間，走遍俄羅斯、波蘭、巴爾幹、德意志的國土有多少里程啊！勝利以重大犧牲的代價，以蘇聯人民底鮮血

與苦難的代價贏得了。在勝利日的紅場上，我想到人類對於蘇聯從希特勒統治下拯救世界應有的無限感激。

現在，勝利與和平已經在握，人們又開始想到將來了。

我加入到聚在莫斯科大學前羅莫諾索夫紀念碑週圍的一羣學生中間。在慶祝那一天的人們之中，他們或許是最強烈地感到勝利爲他們恢復了和平勞動和創造研究的光明遠景。

他們緊緊地圍攏着他們底教師，愉快而又十分認真地向他們詢問着關於將來的事情。

這些青年人想到昨日戰爭底巨大的災害還使將來陷於黯淡中，爾今情景全非，因而心情是喜氣洋溢的。

在馬珂瓦雅街上，我從莫斯科人羣中一路擠着走到美國大使館的樓前。在一個關着的窗戶前面站着美國駐蘇大使館的公使喬治·F·柯南底高大身軀。他正默默地望着人群，他所站的位置，從下邊是看不見的。喧嚷的鬧聲，這時已比較微弱而成爲經久不息的低沉的嘈聲。

我看到柯南觀看這幅壯觀的情景時，他底面容上帶着一種異樣的、惱怒不快的神情。之後，他向人羣最後瞥了一眼，轉身背着窗戶，冷冷地說道：「他們正在高興哩……他們以爲戰爭過去了，可是戰爭才正開始哩！」

我離開大使館之前，看到代替了羅斯福的像片——他那滿面春風的、果斷的面容先前曾籠罩着全室——杜魯門的肖像掛在牆壁上了。

那一天，我不大注意柯南底話語，但是四年後的今天，這些話語和勝利日我所耳聞目睹的情景一樣，深深地印在我底記憶中了——當時人們從市郊湧入莫斯科，曾鄭重約定「戰後相會」的那些人們重又團聚在一起了，蘇聯人民對與戰時盟國續繼和平合作的願望作了誠懇友誼的表示。

自從那神聖的日子過後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向我指明了，一位美國外交官在勝利日自言自語所講的那些話，就是否認了那種友誼合作的政策。外交家們口蜜腹劍已成一種慣例。但這一次柯南却說出了內心的話。

幾個月以後，我回到英國，就開始發覺抱這種見解的並不只他一人。在對蘇聯人民真誠友誼的情緒主導之下英國人民曾選舉了競選綱領上保證與蘇聯合作的一個政黨，而在一九四五年秋，還沒有認識到貝文底政策不過是繼續着老牌的、威信掃地的邱吉爾派的反蘇政策，環繞着蘇聯邊境佈置一重敵對的國家「牽制共產主義」。這種政策促使邱吉爾企圖拖延開闢第二戰場，轉向巴爾幹，寧使戰爭延長而不願看到蘇聯勢力的擴展。蘇聯對日作戰之前兩天，向廣島投第一枚原子彈的決定本身就不就包含着英國白萊克教授所暗示的一個決定「此舉與其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個軍事行動，倒不如說是對蘇外交冷戰的第一着」嗎？